

又是栗子飘香时

□南京 卢云

秋风吹,菊花醉,蟹脚痒,栗子又飘香。我对螃蟹不太感冒,却很钟爱吃栗子,香糯甜美的栗子里是满满的温馨回忆。

小时候,每到秋分后栗子上市时老爸老妈就会从街上买来大大的板栗,放在锅里煮熟剥开给我吃。栗子好吃壳难剥,老爸老妈发明了各种剥壳法,火烤、水煮一番对比之后,还是水煮最安全。他们习惯事先在栗子上切一个口子,这样吃的时候好剥。老爸喜欢十字刀法,老妈善攻一字长刀法,只见他们拿着菜刀对着栗子叮叮当当忙活半天。老爸老妈一只手抓着滑溜溜硬邦邦的褐色栗子壳,另一只手找准机会横刀下去刀刀见口,有时手滑没切到栗子就骨碌碌从指缝和菜板之间溜到了地上,我就赶忙到地上捡漏网之鱼。这样煮出的栗子味道不太甜,因为甜味都到了水里,老妈就会拿栗子水煮粥喝,于是粥中也有了甘甜的栗香。

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才

知道还有糖炒栗子的吃法,也才知道栗子产地不同甜度不同,其中小巧甜糯的燕山板栗和迁西板栗可称为上品。卖糖炒栗子的商家炒栗秘方也不相同,好吃的店铺每到这个季节就排起了长龙,老字号的门前更是打起了限量的牌子。炒栗师傅们把黑黑的砂石在炉中炒得滚热,栗子在砂石的炙烤和打磨中油光发亮,炒熟时只要手指轻轻一捏就爆裂开来,栗香千里。

女儿和儿子在我的带动下也很爱吃栗子,我经常排队去购买。女儿问我栗子这么好吃,它的果实到底长什么样呢,我微笑着回答,这个老母亲还真知道。

其实我们老家平原居多没有高山,基本是不种栗子的,我也没见过真正的栗子树长什么样儿,直到某年和老公还有朋友一起去安徽宏村玩,路过一个古村落才第一次见到了栗子树的真容。当村民背着一筐毛茸茸的绿色刺球和几只橘黄的灯笼南瓜经过时,

我们好奇地问这是什么,村民见怪不怪地说这是栗子,我们都惊呆了。原来那些棕褐色的甜栗子是在这样的绿毛球里长大的,我们跟着去看他家的栗子树,树不高,绿毛球们在斑驳的阳光和绿叶中自由地随风飘荡。

我问村民鲜毛栗子外壳有刺扎手,那栗子是怎么取出来的,村民灵巧地摘下几个毛球用脚上穿着的解放鞋来回揉搓,栗子就顺势滚了出来,这手脚真是灵巧,果然群众的智慧多啊。我们也借着新鲜买了不少板栗和南瓜带回南京,村民嘱咐我们鲜板栗带回来要多晒晒好保存,结果我们都忘到九霄云外,回来后有一些栗子竟然霉了,很是可惜,其他的煮熟了非常香甜可口。

我把这段经历告诉女儿,许多珍贵的东西恰恰生活在貌似丑陋的外表下,等着我们去发现它的内在甜美,许多平凡的人往往历经沧桑,人生经验丰富,需要我们去学习他们的伟大智慧。

小荷姐姐诞生记

□南京 贺殊

我们的主人公小荷姐姐,出生在一个荷花初绽的夏日清晨,是一个如同依偎在荷叶边皎洁无瑕的小妹子,肤白如凝脂,发黑如乌木。小荷姐姐是我家大宝,但尚无二宝存在。之所以称她为姐姐,是想给她形成宽容待人、有担当的潜意识,能够尊老爱幼,思己及人,首孝悌,次见闻。

小荷姐姐还在妈妈肚子里时,大家都觉得她会是个体。毕竟她妈妈怀孕后狂爱吃肉,嗜酸如命,不爱吃辣,走起路来从背后看也不显怀。小荷姐姐的老中医舅姥爷给她妈妈把脉,脉象显示是个男孩。爸爸妈妈很好奇小荷姐姐是她还是他,但是小荷姐姐就是不愿意,照B超时总是不配合,还总把胳膊放在脸上不让四维拍照,帮忙排畸的B超医生说:“这样排畸能看清脸都得看运气,你们还想看性别?”爸爸妈妈只好作罢,在医生的抓拍下,终于留下了

一张小荷姐姐皱着眉撇着嘴的四维成像,算是小荷姐姐在这人世间的第一张立体照片了。

小荷姐姐整整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来到这人世间。妈妈猜小荷姐姐是个急性子,不仅来得让大家毫无准备,连待产包都没准备好,并且生得也很快,从在家破水到在医院出生,总共不到五小时,可谓搭着顺丰快递来的小宝宝。

小荷姐姐出生这天,爸爸和外公都在外地出差。妈妈半夜三点告诉爸爸要生了,部队给爸爸派专车从三界回南京,恰逢周一早高峰和下雨天,堵车、绕路,硬是没给爸爸在产房陪产的机会。姥姥这下可成了小荷姐姐在人世见到的第一人,多亏姥姥在产房里陪着妈妈,给妈妈加油,让妈妈使劲捏着手,这才有了顺顺利利出生的小荷姐姐,所以给小荷姐姐剪脐带这项光荣任务,也由姥姥

来完成了。

由于是早产,爸爸不在身边,姥爷也不在身边,家里没有一个主心骨在场,妈妈从阵痛开始心里就没底,姥爷打电话来,妈妈一下就哭了,说很疼很害怕。妈妈用手机App计算着阵痛时间和频率,住进病房没多久便被推进了待产房。待产房里好多大肚子的阿姨躺在病床上,病床围满了整个屋子的四边,中间只有几位医生阿姨。妈妈疼得受不了,忍不住惨叫,医生阿姨让妈妈不要叫,不然小荷姐姐会缺氧。妈妈忍了又忍,从惨叫改成了捶床。终于,医生阿姨等到了妈妈的血凝结果,把妈妈推出去打上了无痛,然后立刻进了产房。没过多久,小荷姐姐在最后一次使劲下,出世了!

就这样,我们小荷姐姐完成了人生这场大戏的初登场,我们衷心地希望她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地慢慢长大!

孔庙古柏

□南京 欧阳科谕

前年夏末,我来到了景仰已久的曲阜孔庙。孔庙是祭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圣人、万世师表孔子的地方,而曲阜孔庙则是世界上现存的几百座孔庙中最正宗,也是最古老的一座。

且不说那一座座高耸的殿宇、那一道道雄伟的牌坊、那一块块敦厚的石碑,这里最让我震撼的是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柏树群,似乎天下的柏树都齐汇于此。

柏树,古人称之为“百木之长”。岁不寒无以知松柏,事不难无以知君子。它傲寒斗雪,苍劲坚毅,它象征着刚直、正气、顽强、高傲与不朽。

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造就了孔庙里这些形状千奇百怪、傲立于苍穹、千百年不朽的铁汉子——柏

树。这些挂牌入册的古柏大都有四、五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,经历了世纪更迭,看惯了风云变幻。它们的树围大多需两三人合抱,不少还被箍上铁圈加固。坚毅、苍劲是它们的共性,灰暗的深色则是它们的底色,而每一棵却又各具情态。

你看,有的树干上的树皮皱皱巴巴,一派老辣,呈螺旋形曲折折,顽强地向上攀援;有的树皮竟然是一圈一圈生长,很是规整,恰如中华民族的图腾神龙紧紧攀附其上,那片片鳞片,在阳光下映照上清晰可辨;有的老树干、树枝上光秃秃的,没有一片绿叶,似乎毫无生机,但它却倔强、刚毅地张开臂膀,伸向四方,欲环抱蓝天。

最让我怦然心动的,是弘道门

前小桥边的一株千年古柏。它伟岸挺拔,长长的树干粗糙无比,没有光滑的树皮,只有一道从上而下竖立着的干枯的皱皮。远远仰望,恰如一道凝固的瀑布,显得格外沧桑老辣,似乎生命就此戛然而止。不成想这道瀑布顶端,却又滋生出两大片郁郁葱葱的柏树叶,它凌于高空仰望无限青天,又俯瞰大地注目芸芸众生。在蓝天的映衬下,仿佛妙笔生花,更显生机盎然。

我仰头驻足观望,沉思良久,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激情涌动。这是大自然的神奇,这是生命的顽强与不朽,不也正是我们中华文明、儒家文化源远流长、亘古长青、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的生动写照吗?

花有悦者

□安徽寿县 王晓珂

文友小群住的房子是买六赠七的顶层,上面有南北两个阳台,虽不大,却被她打造得花色满满。栽花成了她生活的一种乐趣,在精心打理的阳台上,她常常邀请朋友及闺蜜们喝茶看花,高兴之余,与花合影,引得不少人慕名去访,同时又结识了一群朋友。她常常隔三差五在朋友圈晒出花与人的各种美照、小视频。

五一假期,我和一帮文友也来到楼顶的花台,眼睛一亮,多么雅致的地方:蔷薇花枝条长长地挂在墙壁上,夏季的茉莉花开得正旺,栀子花远远飘着香,紫薇花红遍枝头,六月雪落了一层洁白,门廊里的月季开得正好,阳台的繁花锦簇增添了室内的美丽背景。为此,她给自己的阳台空间起的“牧歌田园”,成为小城内外人们心目中的一方名园。

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一同前往的小城诗人,为此感慨而诗意大发:想有一处庭院,像雀巢一样,高举在半空。月季、紫藤,含笑诸花开在天上,日月、星辰、雨露诸神随意光顾……斜阳放牧,清风弹琴,鸟儿唱歌,我们暂时告别俗事,在那里喝茶。

栽花的乐趣不仅仅是与朋友的相互交流和欣赏,常常会引得文人墨客抛诗撰文,引得摄影人睁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,闪烁发光。我及时拍下了欢乐而诗意的场景,其中有一段几秒钟的视频,小牛老师简短的一句话:“我家的花真多”,逗得在场友人们开怀大笑,其乐融融。

有一群同样爱花的人士,微信

秋意浓

□山东东营 燕鸿波

转眼已入秋。黄昏时分硕大的太阳拖着臃肿的身躯一点一点往下坠,周身的云奋力托举着,许是害怕黑夜,把脸憋得通红。空气中还氤氲着一丝热气,走在街上,感受不到一丝凉风。

过了一会,暮色悄悄爬上头顶,空中的云换上了一身黑衣,步履匆匆往西飞跑而去,风倏忽间起来了,好像是专门来给乌云助力的。

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接连不断地拍打着外面的窗户,我从睡梦中醒来。推开窗子,凉风孩子般肆意无忌地涌入我的怀中。

又是一番秋意!雨滴急骤骤落下,带着宣告的意味。听得不远处树叶传来窸窣窸窣的啜泣,想是被雨打得重了些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来了,诧异间惊觉到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,这一年过得委实不易,惊得大家措手不及,好在一切正在慢慢变好。

雨渐渐小了下来,大概是自己闹腾累了,月亮悄悄地拨开云层露出自己的小脑袋。忽忆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件趣事,月明星稀时和弟弟分别,我大声呼喊着我这边有月

群里,也争先恐后地晒出自己仅有的一盆爱花,每一朵花都饱含着栽花人的心思与期待,时光在彼此陪伴中走过不一样的花样年华。花为悦己者容,栽花人总认为自己种的花最美,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般可爱。

其实看花人轻松,而栽花自有一番劳作和辛苦。平时里的栽种、施肥、浇水、换土、修剪等都是栽花的日常。记得老舍先生在《养花》里写道:不劳动,连棵花也养不活。确实,栽花就是一种劳动,滋养身心,暂时忘记琐事的烦恼,在劳动中自得其乐。

就像什么事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,栽花也会遇到突发情况,一场狂风暴雨,枝折花落,栽花人会很痛惜。又会遇到降温,不耐寒的花草面临着严寒考验。栽花人细心备至,有时候往往事与愿违,花残枝枯,但栽花人的心中仍然充满期盼,来年新芽萌发。

我也喜欢栽花,工作不忙的时候,常到花市转悠,看到好的就买回来。数年以前,我曾租用了朋友的一间清代老屋,在古巷里,起名“诗情花艺”。在那个小屋,常常与三五知己喝茶聊天,畅谈人生。那段美好时光,遇到了那时盛开绽放的花草,遇到了如今依旧倾心的人,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时光,陪一程,因花结缘,陪我度过诗情般的岁月……门头的木匾至今还留在那个小巷深处,褪去了色彩。

泰戈尔有句诗:“绿叶恋爱时便成了花。花崇拜时便成了果实。”栽花丰富了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,增添了几分诗意与乐趣。

亮,它正跟着我走呢。弟弟扯开嗓子,以同样的话回复我,那时我真地以为一个月亮跟着一个人。

夜越来越深,天已经被泼染成墨色,可月却越来越亮,圆月孤零零地挂在空中,星星大概是趁着小雨一来,自己都偷跑到乌云身后睡觉去了,月光倾泻下来,我心中漫升起一股莫名的情绪,大概是临近中秋,思乡的情愫也愈发的强烈。小时候读苏轼写给弟弟的《水调歌头》时,还在父母身边,只是去凭空想象离别的惆怅;大了,几次中秋节出门在外,来不及回家,看着天上月亮,竟也会无意间脱口而出吟诵起《水调歌头》来。月亮还有几缕云陪伴在周围,不至于太过孤单,陪伴我的只有这空荡荡的房子。不知道雨声的喧哗是否吵醒了我的父母,还是不要吧,离别本就是痛苦的,思念之于离别,在这个日子,无疑是让痛苦更深了一层。

月亮又把墨黑的天照得透亮了些,雨早已停了,只是叶子上还挂着些泪珠,困意再次袭来,我朝着床走去,明天醒来,该添衣了……